

安 全 理 事 会

PROVISIONAL

S/PV.4105

28 February 200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一〇五次会议逐字记录

2000年2月28日星期一,下午12时25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 席</u> : 利斯特雷先生	(阿根廷)
<u>成员国</u> : 孟加拉国	乔杜里先生
加拿大	瓦莫斯-戈德曼先生
中国	王英凡先生
法国	德雅梅先生
牙买加	达兰特女士
马来西亚	哈斯米先生
马里	卡塞先生
纳米比亚	安贾巴先生
荷兰	哈默先生
俄罗斯联邦	拉夫罗夫先生
突尼斯	本·穆斯塔法先生
乌克兰	叶利琴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埃尔登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坎宁安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

下午 12 时 2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秘书长巴尔干问题特使卡尔·比尔特先生通报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代表的来信,要求邀请他们参加有关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萨西尔贝先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查洛夫斯基先生(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在安理厅一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秘书长巴尔干问题特使卡尔·比尔特先生。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比尔特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在这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秘书长巴尔干问题特使卡尔·比尔特先生通报情况。在他通报后,安理会成员有机会发言和提问题。

现在我请比尔特先生发言。

比尔特先生(以英语发言):很荣幸能就在巴尔干寻求可自我维持的稳定以及人权和民主的问题在安理会上发言。

科索沃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但是我的任务不是详细讨论我们在那里面

临的各种挑战。我理解库什内尔先生将在3月6日向安理会通报那些挑战。只要重复我去年在非正式协商中所说的话就足够了:科索沃行动是历来要求联合国开展此类行动最复杂和最艰巨的一次。

但是,科索沃仅仅是寻求和平的一个区域的一小部分。我作为秘书长特使的任务是查明能够采取什么行动来防止发生新的冲突,以及能够采取什么行动来为整个该区域实现可自我维持的稳定铺平道路。

不稳定和冲突并不是这个区域最近才发生的现象。我们往往忘记,巴尔干地区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与头十年一样,充斥着冲突和不稳定。为这一存在多民族、多文化和多种传统的区域——这是各多民族帝国千年统治的结果——寻求稳定政治秩序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十年前,我们再次面临了这些问题。旧的政体和旧的镇压体制被摒弃一旁,国际社会面临帮助该区域过渡到一个新的稳定秩序的任务,它现在也以尊重人权和民主为基础。这已证明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一些人说它是一系列失败:未能阻止克罗地亚的战争,未能阻止波斯尼亚的战争以及未能阻止科索沃的战争。这些战争当然使人民的生活和该区域遭受到重大破坏。联合国系统从一开始就站在减轻贫穷和帮助普通百姓的努力的前列。如安理会所知,这往往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现在,在十年后看看那里的情况,我认为不可说,我们已在该区域建立了可自我维持的稳定。实际上,我们在该区域不同地区联合进行的政治、人道主义、经济和军事干预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要求更高。如果今天撤出这一干预,那么我们明天将会面临新的战争。

我们在该区域所面临的大问题是我所说的统合势力与分裂势力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是那些赞成或至少接受各个社会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结合的势力与那些赞成——往往以极端民主主义的名义——其各社会内部及民族之间分裂的势力之间的冲突。当然,从相当痛苦的经验中,我们知道,该区域几乎每朝分裂走一步都伴随着一种或另一种暴力冲突,这些冲突常常导致发生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大规模种族清

洗和大规模破坏经济和社会基础结构的行为。这向来不是一个和平分手的区域,这是一个暴力解体的区域。

今天我们看看这个区域,我们必然会得出结论:分裂势力仍然强于统合势力。只要情况如此,那么同样也符合我们其他价值的可自我维持的稳定将极其难以实现。这使得我们继续寻求这种稳定的工作更加重要。

1995年,在经过大量失败和大规模努力之后,我们得以在波斯尼亚实现政治解决。《代顿和平协定》仍然是现代历史上最大胆的协定之一。在1999年,寻求政治解决科索沃冲突的努力宣告失败,由此爆发的战争随着安全理事会第1244(1999)号决议的通过以及一项军事-技术协定的达成而停止。但是,不论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适当的和平协定。

这是使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任务如此艰巨、如此困难的一个重大因素。由于围绕科索沃长期地位的冲突的核心问题并非被视为已经解决,因而努力实现整个区域稳定的工作便更加艰难。明显没有得到解决的这场冲突的核心问题导致出现了太多的期望和忧虑。

因此,如果我们不想放弃我们寻求可自我维持的稳定的努力,那么我们就必须愿意恢复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采取更加具体步骤的时间也许尚不成熟,但是讨论核心问题的时机肯定已经成熟。我要指出寻求解决冲突的四个起点。它们又基于最为突出的一点,这就是,考虑到那些生活在科索沃或以科索沃为根基的所有人的愿望。

首先,我认为,寻求解决区域冲突的努力必须得到安理会的坚定支持。这不仅仅只是抽象的原则或政治声明而已。它是以过去10年该区域的具体经验为基础的。因为只有当主要国际行动者——常常是美国、欧洲联盟各国和俄罗斯联邦——之间达成稳固共识之后,才能够在该地区不同冲突的不同交战派之间达成政治协议。不能达到这一点的任何方案通常注定要失败。因此,在安理会内部就必须达成的区域解决办法展开对话是很重要的。

第二,我认为,该区域各国都必须积极参与寻求解决冲突。一年前在朗布依埃,寻求解决办法的努力主要是在贝尔格莱德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政治代表之间进行。尽管这肯定仍是尚待解决的核心冲突,但只是解决这一冲突已不再足以解决问题。科索沃的未来会极为深刻地影响整个区域。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地听取斯科普里和地拉那以及该区域其他首都的领导人的声音,争取他们的参与。我们必须考虑到在波德戈里察和萨拉热窝所表示的意见。我们必须将它当作一个真正的区域问题。

第三,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愿意明确地表示:一项真正的协议将需满足每一方的最起码要求,而不是任何一方的最大要求。这是导致《波斯尼亚和平协定》的政治协议的实质所在。它满足了每一方的最起码要求,同时没有去迎合任何一方的最大要求。只有这样,这一协议才能达成,也只有这样,这一协议才能得以实施。

第四,也许最困难的是,我们必须能够从整个区域角度,最好是在广大欧洲范围内从该区域的角度出发,订立一项稳固的协议。该区域的不同冲突之间显然是相互关联的,此外也显然需要建立一个不仅保障该区域不同协议稳定,而且还会促进共同的改革、和解与重新整合政策的广泛构架,这对今后的发展而言,是绝对必要的。

以前和现在都存在重要的区域倡议。在 1990 年初就曾举行过联合国和欧洲发起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自去年夏季以来,有关方面开展了缔结稳定条约的主动行动,它是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提议,并由欧洲联盟发起的。欧洲联盟还提出与该区域每个国家缔结稳定与结盟协定。

尽管开展了这些重要的努力,但我相信,有必要建立一种其范围、稳固性和视野远远超出迄今所设想的程度的结构。

尽管这样说,我们都知道目前几乎不可能走上这条可能的和平之路。客气地说,我们受到贝尔格莱德当局的掣肘。南斯拉夫剩余部分的主要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被

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定为犯下危害人类罪的事实,实际上把他们排除在任何对话与外交接触之外。

这是自然的,但这无疑也是一个难题。我们既不能不同贝尔格莱德打交道而实现和平,又不能不让塞尔维亚参加而谈论整个区域的不同问题,但我们也绝不能同国际法庭定罪的人或其同伙打交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该区域的许多努力大不了可被看作是一个庞大的等待行动,直到塞尔维亚内部的变化为适当的和平进程向前迈进以及更广泛的改革、和解与重返社会的区域议程打开前景。

但是,光是坐等是不行的。如果我们坐等,我们也许会面临更多的冲突。我们必须积极求变;我们必须面对现有和以后将要出现的挑衅;并且我们必须积极设法防止现有的紧张局势升级为公开冲突。

在这方面,让我特别提一下塞尔维亚同黑山之间的局势。只要贝尔格莱德当局不变,南斯拉夫这两个共和国就走在略为缓慢,但却是非常肯定的冲突的道路上。米洛谢维奇总统大肆滥用联邦机构,在这一联邦内粗暴侵犯黑山的权利。黑山领导人没有以断然退出联邦来回击这种侵权,而是建议改革塞尔维亚同黑山的关系,这表明了不应忽视的责任感和政治风范。

黑山在几个方面进退维谷。我们可以从某个意义上说,它受到双重制裁。一方面,黑山人遭受针对整个南斯拉夫的制裁,使他们不能同国际金融机构接触。另一方面,他们面对塞尔维亚事实上对他们的制裁,迫使他们——仅举一例——依靠昂贵的进口食品。

我认为,为稳定起见,在这特别困难的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加紧努力帮助他们。黑山同塞尔维亚的冲突是事关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未来的冲突。因此,它显然对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能够有朝一日得到充分执行具有影响。在最终解决有关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未来形态的问题之前,不太可能实现区域解决。这样一种区域解决将必须平衡塞尔维亚族或其他斯拉夫人的更大利益和区域中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利益。我们当然要在整个区域和所有这些国家里建设民主和公民社会,但这

不足以使所以这些问题消失。民族主义同民主并不一定是不相容的。

我们必须了解沿着这些更大利益的断层存在的紧张关系。我们在科索沃北部的米特洛维察几乎每天看到这种紧张关系。而且我们绝不能假装看不见两边的极端分子集团或个人,他们决心竭力利用沿着所有断层的这些紧张关系,不管是在科索沃北部、还是在我们也看见的塞尔维亚南部、或者也许还有在马其顿。我们面对的还是该区域的一体化势力同分裂势力之间的冲突。如果让后者占上风的时间太久,我们将看到紧张局势的升级,引起更多的冲突,或许甚至为发生我们已经目睹的同样残暴的冲突铺路。

因此,我们在该区域面临一个复杂的局势。有些积极的发展。其中克罗地亚的政治变化当然是非常显著的,尽管存在着安理会熟悉的所有困难,我们在波斯尼亚也取得了进展。但是,总体而言,我们仍远未实现我们在过去十年所谋求的自我延续的稳定,这是该区域不同国家的所有人,不分信仰、出身或信念,都梦想实现的。

哈斯米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召开本次会议表示赞赏。我们再次感谢秘书长巴尔干问题特使卡尔·比尔特的光临,感谢他扼要但却是面面俱到的通报和坦率的分析,我确信他的发言对安理会成员极其有用。他向安理会提出了许多引人深思的问题。

为了今天的讨论起见,我国代表团希望仅重点谈谈几个问题,在继续努力实现区域和平与稳定,特别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还有科索沃的和平与稳定方面,这些问题对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很重要。

首先,难民与流离失所人士的返回是立即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联合国系统和整个国际社会曾作出一致努力协助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科索沃的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士的返回。在科索沃,大量科索沃阿族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士已经返回,但现在的问题是其他民族离开该省,尤其是塞族人。与此同时,甚至在《代顿和平协定》签署的四年之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难民问题基本未解决。

当然,难民问题是现有不安全局势的核心,其原因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和科索沃缺乏法制或是法律无效。我们认为,恢复和维护法制不仅本身是重要的,而且也会鼓励难民的迅速返回。

第二,有必要继续强调和解进程。这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科索沃都应当是优先事项之一。曾经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害人类罪行的社区自然要为自己死去的亲人声张正义。在这方面,声张正义并让人看到声张正义是重要的。因此,我们特别重视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科索沃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的工作,国际社会应当强烈支持它的工作。

第三,国际社会应当继续慷慨支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科索沃的恢复与重建。我们注意到,整个国际社会和区域各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们特别注意到《南部欧洲稳定协定》为进一步的努力规定的具体计划,从经济重建和政治改革到更密切的区域一体化。我们赞扬这些努力并希望它们成功。

最后,我国代表团谨强调地方领导人的重要作用。我们相信,国际社会的努力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领导人的合作与建设性态度。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马来西亚代表对我讲得客气话。

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比尔特先生关于巴尔干问题的十分坦率、透彻和生动的通报。这是再及时不过的了,因为巴尔干地区尤其是科索沃最近的事件,使我们清醒地注意到整个区域的国际和平努力。我们赞赏象比尔特先生这样一位经验丰富者提供这次关于巴尔干问题的第一手情况介绍。

米特罗维察最近的突发事件,被认为对科索沃及其以外其他地区具有潜在的破坏稳定因素。比尔特先生一直主张国际社会更深入地参与不仅是科索沃和波斯尼亚的重建,而且是整个巴尔干地区的重建。我们同意他今天的论述,即就巴尔干地区所有未决核心问题进行讨论的时机现已成熟。

国际社会已加强其存在来防止种族间的冲突。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平静局势。但经验表明,根植于种族因素的冲突恐会延长,甚至超越几代人。经过加强的

国际存在无法成为永久的解决办法。应当在其社会中建立内在的机制,可控制和制止任何敌对状况突发的情况。

我们应以坚定努力和在其社会各阶层的参与下在巴尔干地区促成和平文化。公民社会的一场实现和平文化的全面运动,可能是实现该区域可持续稳定的唯一道路。

德雅梅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们认为卡尔·比尔特先生的论述十分有趣,原因有几个,首先是他的经验。他曾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冲突尤其敏感的阶段任欧洲联盟的特使。他以决断的方式、靠韧力和智慧完成了他的任务,并最终同霍尔布鲁克先生一道取得了成功的结局。他是国际社会第一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问题的高级代表,因此他拥有值得我们吸取的丰富经验。

我们极为重视比尔特先生论述的第二个原因,涉及到他的任命和任务的环境。秘书长正确地任命了一位整个巴尔干地区的特使,我认为比尔特先生任务的重要之处,在于他的职权范围以及他需要对该区域持全球性的总体看法。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具有不同任务和不同组成的不同机构正对巴尔干地区采取各种不同的做法,因此要由比尔特先生对整体局势进行全面的检查,其中尽管有各种具体的情况,但某些具特性的因素重复出现。

我认为,正如比尔特先生今天表明的那样,他在这方面强烈意识到三种重要的因素。首先,当然是争取针对解体和分裂的趋势而帮助加强合作与团结的趋势。我认为这是比尔特先生所正确选择的非常有趣的做法——实际上是唯一可行的做法。

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绝不能回避“改革”一词。当然,我们在谈改革时,指的是民主改革。实际上,该区域的一些角色或者必须更意识到民主改革的必要,或者必须退到一旁,因为这是成功地巩固合作与团结趋势的关键因素。

我的第三点看法涉及到重建的重要性。我们必须继续提供帮助以为希望奠定基础。

团结、改革和重建这三个方面,是比尔特先生整体观点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满意地看到他坐在我们中间。我们欢迎他已经完成的工作,并鼓励他继续采取同样做法。

叶利琴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我也要感谢比尔特先生的翔实和发人深省的通报。

巴尔干目前的局势引起我们既谨慎乐观又严重关切的交错感情。我们的乐观基于通过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进行的冲突后建立和平努力所取得的无可否认的进展,引起我们关注的则是科索沃局势的逐步恶化。

我们同意比尔特先生一些时候以前所表示的确信,即该区域的任何长期稳定与和平的战略,取决于所谓三“R”政策:所有受冲突破坏社会的全面改革、该区域同欧洲和全球基础设施的合并以及该区域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和解。

我国代表团确信,安全、难民重返和经济重建的问题是全面解决巴尔干冲突的关键支柱。无需指出,充分的安全条件是何种和平进程的先决条件。在巴尔干范畴内,这首先关系到科索沃的目前局势,这一局势使整个欧洲的安全继续受到挑战,破坏了该区域其他地区建设和平的成就。

米特罗维察最近的动荡表明,应当采取更坚定的措施以打破种族仇恨、猜疑和复仇的循环,制止针对国际维持和平和人道主义人员的恐怖主义和犯罪活动。

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返回,是确保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政治稳定的核心问题之一。显然,只有在区域框架内才能解决这一问题,条件是该区域各国之间展开密切合作以确保各少数民族的自愿返回,并确保他们对包括财产权利在内的安全与平等社会权利的合理要求。

在这方面,我们对关于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返回其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家园的积极趋势增加的报告感到满意。克罗地亚新领导人最近的论述,使我们对在解决该国现有难民返回问题中取得进一步进展报以希望。

然而,我们仍然对日益增强的大规模恐吓行动深感震惊,这一行动旨在把南斯

拉夫联盟共和国科索沃省变成种族一统地区。整个区域及其所有各国的经济重建,是最终解决巴尔干冲突每一组成部分的核心。

在这方面,《东南欧稳定条约》的意义再怎样估计也不过分。它为该地区各国提供了一次机会,以加速其经济复兴和整个变革进程,从而更密切地融入欧洲国际大家庭。此外,这份文件为整个巴尔干的重建提供了一个扎实的区域基础。

乌克兰欢迎最近在今年 2 月 12 日通过东南欧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第三次会议布加勒斯特宣言,并重申它有兴趣作为东南欧稳定条约进程调停人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更密切联系。我国认为,作为因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经济制裁和科索沃危机而受损失的多瑙河沿岸国,它应参与区域经济重建的不断进程。毫无疑问,该地区各部分的发展之间显然有联系。因此,在解决巴尔干所有相互关联的纠纷中,应采取区域做法。显然有必要更密切协调各国际角色在实地的努力,包括一切联合国特派团。在这方面,我们肯定秘书长巴尔干问题特使能为此发挥更积极作用。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特使和安全理事会之间尚未确立对话。比尔特先生,我不得不承认,当我们听说你要来安理会作情况介绍时,我国代表团和其它许多代表团一样,根据你的活动来捉摸讨论的具体议题,这是因为安理会对此的信息很少。

我们知道秘书长给予比尔特先生的大致授权。我国代表团认为这项授权使他可以处理一些由于各种原因而未受安全理事会重视的巴尔干问题。我国认为比尔特先生的作用和他在巴尔干的努力对于我们在巴尔干建立可持续和平与稳定的共同事业确是一种宝贵贡献。因此,在我看来,安全理事会和特使之间如能建立永久性的双方交流,这些共同努力似乎会更加有效。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欢迎今天的情况介绍。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安理会情况介绍有必要定期举行。一方面,这种介绍情况的作法将使安理会更好了解特使在巴尔干的活动。另一方面,它将使安理会必要时更积极地给他政治支持或使用他的斡旋。同时,采用情况介绍的作法不应排除使用比尔特先生和安全理事会之间通过秘书长的可行交流渠道,或是反向进行。

我们还想得到秘书长巴尔干问题第二位特使爱德华·库坎活动的信息,他可能也愿意参加安理会有关情况介绍。

最后,请允许我预祝比尔特先生以其目前身份在巴尔干活动圆满成功。我国随时准备为我们的共同努力作出进一步贡献,以争取恢复该地区和平与安全。

拉夫罗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和大家一起,欢迎秘书长巴尔干问题特使卡尔·比尔特先生,我感谢他就他对巴尔干目前事态的看法的明确而透彻的发言。我同意他的信念:巴尔干问题只能综合解决,以及鉴于参加者的数目和我们大家都应响往的目标,采取区域做法的确是必要的。我特别要强调他的看法:为解决巴尔干危机的所有方面我们应走什么道路,既必须取得安理会同意,更广泛地说又必须取得国际社会同意。这极为重要,以使我们都能朝一个方向努力,而不要利用这个或那个冲突来实现我们本国的打算,否则我们会一事无成。取得成果的唯一办法是采取具体反映在安全理事会和欧洲各机构历次决定中的国际社会商定的做法。

我完全同意比尔特先生的看法,联合国许多决议中庄严载入的任务之一是结束各方的极端主义,并对解体力量施加十分强大的压力。不这样,我们就不能指望巴尔干问题取得可持续的解决。

我们支持采取区域做法、综合做法的呼吁。我要特别强调比尔特先生对南斯拉夫在巴尔干的作用所说的话,我只能同意他的结论,即没有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该地区就没有和平和长期、稳定的发展。这个议题已在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讨论过。现在这方面谈得很多,我们认为秘书长特使在帮助协调国际社会各种努力方面可起积极作用,欧洲重建科索沃机构、东南欧合作倡议、黑海经济合作及其他机构正在东南欧稳定条约的框架内进行这些努力。无论如何,存在许多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与巴尔干有关的区域倡议。在目前阶段理想的做法是必须协调这些倡议,或至少必须有这些倡议如何执行的总结性信息。附带说一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在做这项工作,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大会则在上届会议上通过了

一项关于经济援助东欧各国的协商一致决议,以及一项关于给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人道主义援助的协商一致决议。因此我们促请比尔特先生和他的全体同事考虑他们采取那些做法可以确保使这些不同的努力得到协调并有助于实现不加歧视地使整个地区发展的共同目标。

我对比尔特先生发言中难以同意的唯一一点是他提及贝尔格莱德政权几乎是该整个地区发展的障碍,或至少是解决各项问题,包括科索沃问题的一个障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在解决科索沃危机中是个参与者,解决的原则在第 1244(1999)号决议中作了描述。

我们认为,科索沃特派团目前在执行该决议方面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温和地说,科索沃特派团没有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当局进行充分互动,而如果没有该当局,特派团就根本不可能执行第 1244(1999)号决议作出的决定。目前在政治领域 - 我认为我们应该同库什内尔先生和莱因哈德将军进行详尽讨论 - 和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领域采取的办法必须改变。

在经济领域,我已经提及联合国关于该区域重建和向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提供援助问题的各项决议。在人道主义领域,我们不应忘记,欧洲最大的难民群体目前就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境内。他们大都是来自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难民;正如绪方女士几次在此证实的那样,该难民群体完全被捐助国忽视,或充其量仅得到少得可怜的关注。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国际社会成员仍在致力使巴尔干地区政治化,人们在各广泛地区看到的歧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情况尤为如此。顺便提及的是,我们必须在适当尊重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情况下注意,该机构活动中也存在着把问题政治化的倾向。政治化问题几乎比比皆是。人们已经举出其具体例子并提出问题。但我们得到的答案并没有消除我们的疑虑。

让我列举另一个偏袒一方使人们无法在试图解决巴尔干地区危机的一个领域取得进展的例子。我们知道,普雷维拉卡有一个问题。秘书处最近告诉我们,总的来说,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和黑山当局正在普雷维拉卡执行联合国指定区制度。但

同时违反情况也在增多。我们希望新的克罗地亚政府采取措施,确保它也尊重在那里的联合国指定区。

然而,我对普雷维拉卡问题的主要观点如下。我们听说,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近七个月来一直在要求恢复同克罗地亚就普雷维拉卡问题的双边会谈。迄今,萨格勒布还没有对这些请求作出回应;根据某些消息,特别由于海牙法庭的起诉,克罗地亚方面不愿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打交道,这个事实可以说明萨格勒布的立场。

这表明我们大家必须考虑,如果某些方面仍完全拒绝同贝尔格莱德谈判,我们将向哪里去。我们这样做希望得到什么?南斯拉夫有定期选举,但我们大家是否尊重选举结果和南斯拉夫人民表达的选择?这绝不是空洞的问题。这涉及到各别国家在许多方面同国际社会意愿背道而驰的政策。我可以忆及,重申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各项联合国决定都表明,此类问题无论在科索沃还是在普雷维拉卡,都必须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政府的直接参与下解决。

在一些国家的政策中存在着明显的政治化问题。我们有联合国决定,但我们必须执行这些决定。由于某些国家反对贝尔格莱德参与执行决议规定的各项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因此这些决定日趋难以得到执行。

我确实不知道该问题的答案。但我吁请有关各方审查自己的立场,并考虑自己的特定任务,以及我们大家如何才能真正执行我们的各项决定。无论如何,我认为比尔特先生负有的任务就是谋求答案的途径。他有渊博的经验、充沛的精力和巨大的创造力。他采取的办法就反映了这些素质。我们相信,同样的素质将有助于我们大家朝正确方向取得进一步进展。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正如早些时候宣布的那样,我现在中止本次会议,下午 4 时 30 分复会。

下午 1 时 20 分会议暂停